

克 諾 萊 著

母 親



作 家 出 版 社

克 諾 萊 著

母 親



金 人 榮 如 德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年 · 北 京

前 記

本書作者菲約道爾·菲約道洛維奇·克諾萊一九〇三年生於列寧格勒，父親是機械工程師。一九一九年當他在中學六年級唸書的時候，志願參加了紅軍。復員以後，曾在列寧格勒及莫斯科從事戲劇工作。

一九三八年他在“旗幟”雜誌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無名的同志”。一九四八年出版第一本小說集“你的偉大命運”。除了寫小說劇本之外，克諾萊還寫過二十來個電影脚本。其中著名的有“瑪麗黛”，“兒子們”。

“母親”這篇小說反映了蘇聯人民爲全人類的和平而鬥爭的英勇精神，以及全世界各國人民的愛好和平與對蘇聯人民的無限敬仰；同時也反映了帝國主義分子對於愛好和平的人民的迫害。這

篇小說曾獲一九五一年“星火”雜誌小說徵文第一獎。

這本書所選的另一篇小說“護士勒妮”，反映了美軍佔領的西德人民反戰的情景。我們從小說裏看到美帝國主義者在西德建立了希特勒式的秘密警察制度，但西德人民不顧一切反動勢力的迫害，仍然英勇地進行着爭取和平的鬥爭。這篇小說也表現了要求和平的善良人們的友愛和團結。

金 人

目 次

前記.....金 人(1)

母親.....金 人譯(1)

護士勒妮.....榮如德譯(33)

母 親

乘客們一面盼望着自己下車的那個車站，一面在黎明時打起盹來了，乘務員敲房門的時候，他們才驅除掉睡意，活動起來。

一位身材高大、顴頰凹癟、留着怒冲冲向上翹起的紅鬍子的捷克人，睜開慈祥的、周圍有很多細皺紋的疲倦眼睛，責備地搖了搖頭，拉着長聲說道：

“噯呀呀！……唉，太不妙啦。難道說你們根本沒有睡嗎？”

一位上了年紀的、穿深色衣服的婦人，斜着身子對窗戶坐着。玻璃窗外的朦朧晨光中，能够依稀辨出許多樹木的輪廓，從霧中鑽出來，不斷地向後跑去，這些樹種在一條公路的兩旁，公路直通到山後頭去；還能看出一塊紅色的瓦屋頂，

這是從開滿花的蘋果樹的濃密枝葉中透露出來的；還能看出一個天主教堂的尖頂……

婦人回過頭來說道：

“在家裏住慣了，現在忽然來到國外，在新的地方睡不着……”

“噯呀呀……”捷克人不住地重複說着，從一個很深的旅行袋裏掏出洗臉漱口的用具。他甚至在走向盥洗室去的時候，還一路走，一路搖晃着腦袋。

第二位女乘客，是一個捷克少婦，也開始整理旅行袋：一隻瞪着大眼睛的玩具馬（這個玩具是勉強才塞進旅行袋的）的腦袋從旅行袋裏探了出來，上面有兩隻長長的皮耳朵，很像兔子耳朵。

上了年紀的婦人很了然地微笑着問道：

“給兒子的嗎？”

捷克少婦很高興地點點頭，溫柔地摸了摸馬腦袋。

“他幾歲啦？”瑪麗亞·菲約陀洛芙娜問道，露出一種對別人的孩子的生活、健康和年歲等細節真誠關心的樣子，這種關心大概只有做母親的

人才能體會到。

捷克少婦告訴她說，她的兒子是整整三歲一個月零三天。

“噢？已經是這樣大的男子漢啦！”瑪麗亞·菲約陀洛芙娜喊道，對於這個陌生的男孩子居然能這樣伶俐地長到如此驚人的年齡，好像感到很驚異，很愉快。“已經會玩馬，玩汽車，玩火車頭啦！是吧？”

“是的，是的，玩火車頭，玩飛機，玩汽車……一點文雅氣也沒有！”

“那當然啦！玩發動機，玩鐵器，喜歡和一些愁眉苦臉的同伴交嚴厲的友誼！所有的男子都是這樣的……”瑪麗亞·菲約陀洛芙娜向遠處望去，她又溫柔又大方地笑着。“成年的男子和小男孩子——都是一樣的……”

“噢，對，對，對！”捷克少婦肯定地說，因為她們在理解問題上是如此相同，幾乎狂喜起來。

車窗外的天越來越亮了。從昨天晚上起就害怕睡過頭的客人們都急忙去洗臉和收拾東西；而實際上呢，這種情形倒也是常有的，距離紅鬍子

捷克男子和捷克少婦應當下車的那個最後的邊境車站，還有一個多鐘頭的路程。

經過一度短促的忙亂的收拾以後，大家都安下心去，坐好了，互相對望着，都不知道怎樣來消磨這一段在旅途上顯得最長的、最後一個鐘頭。

紅鬍子捷克人漫不經心地望着窗外，因為無事可做，搓着雙手，隨後乾脆就對瑪麗亞·菲約陀洛芙娜說道：

“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您好像是經過我們共和國到更遠的地方去，是嗎？到國外去嗎？”

“是的，”瑪麗亞·菲約陀洛芙娜說，“我是上洛城去。那兒有一個叫洛城的小城。”

“原來這樣！”紅鬍子的人又向婦人打量了一下，覺得很驚奇，她一點也不像外交人員。“我可以斷定，您大概是到一位親戚家去吧？如果不是秘密……”

“不是，我是受人邀請的……有什麼秘密？我可以把這事隨便告訴誰都成……”

瑪麗亞·菲約陀洛芙娜從小皮包裹掏出一個長信封，掏到一半，又遲遲疑疑地把它放回去了。

“就是這封信，還有一張印着圖片的明信片。您知道吧，我整整苦惱了一夜，後來我想：‘既然是些好心的人邀請我，我就去吧。’所以就動身啦。”

她忽然羞澀地笑了笑，承認說：

“我這是自己對自己說的，實際上我自己很激動。我是一個很不習慣旅行的人！”

“是誰邀請您呀？”捷克人一直很關心。

“這個，是老百姓……當然他們並沒有直接來邀請我，起初我們是互相通信。他們寫信給我，我回答……”

“很有趣，”紅鬍子的男人說，“可以看看您的明信片嗎？大概，明信片您帶在身邊吧？”

少婦也向他靠近了一點，他們兩人一同細看明信片：上面印的是一片廣場，四周擠滿了舊式的、狹小的房子；旁邊有一座古舊的教堂。石塊砌成的馬路當中，有個同樣古舊的石頭噴水池；旁邊可以看出有一座拱形的壁龕，圖片上在這裏特別畫出了一個紅墨水的小十字。

下面，照例是用三國文字寫的“洛城”。

“如果你們覺得有趣，我可以對你們講講，我要上那裏去，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瑪麗亞·菲約陀洛芙娜說。

從一個遼遠的小城市——洛城，寄到伏爾加河沿岸一個區的中心城市來的信和圖片的故事，連她自己知道得也不十分完全，僅僅是一部分而已。

這件事情是這樣的。

洛城坐落在法國和比利時的邊境上。這不僅是個舊城市，而且可以說是一個古老的小城市。一座古老的教堂，上面裝飾着許多壯麗的石頭神像和許多魔鬼的像。拉土希廣場，以前曾經在這個地方燒死過異教徒。城牆上殘留着許多宗教戰爭時期的砲彈痕跡。但是在這個城市的郊區有一家光學儀器工廠、一家罐頭工廠和一家紡織工廠。

從廣場上那些最後一次活活燒死異教徒的火堆熄滅的時候起，已經過了很多年代。從血腥的宗教戰爭的最後一批砲彈落下來以後，也很久很久了。

一九一四年那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冗長的噩夢

慢慢地從城市上空爬過，那不可靠的凡爾賽和平籠罩了疲憊不堪的、到處掘着戰壕的、被毒氣腐蝕過的歐洲。

洛城的居民，也和其他千千萬萬的城市裏的居民一樣，狂熱地歡迎和平。洛城的居民，也和千千萬萬其他城市裏的居民一樣，一想到戰爭就憎恨。說得正確一點，他們簡直是竭力不再去想到戰爭，因此他們覺得，戰爭再也不會發生了。

後來，戰爭終於又打起來。他們就安慰自己說：這離得很遠，在什麼阿比西尼亞，而且那裏的人的皮膚也是另一種顏色的，和歐洲人的不同。後來戰爭已經打到西班牙了，法西斯匪徒強佔了捷克斯洛伐克……戰爭已經迫近大門口了，這時候有許多好久以來認為“無論如何總能馬馬虎虎過得去的”人，一下子都認為戰爭一定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簡直是無法制止了。於是他們雙手垂下去，都乖乖地等候着那無法避免的命運。

於是戰爭就來了。古老教堂的塔樓被法西斯匪徒的炸彈炸毀了；廣場上佈滿了中世紀的畫着許多故事的破碎的彩色玻璃片；許多翻掉的裝着

菜花和朝鮮薊菜的大車旁邊，躺着許多被炸死的孩子和婦女，手裏都拿着裝食物用的袋子。這是些法國婦人和比利時婦人，她們的臉都是白色的，不像阿比西尼亞人是黑色的，而且這是發生在古老的歐洲的正中心，並非發生在遙遠的非洲。

緊跟着轟炸以後，在坦克車的號叫和迫擊砲的怒吼聲中，法西斯主義逼到門口來了。不喜歡戰爭的、而且特別憎恨法西斯主義的老百姓，伸出手來，想要拿起武器保衛自己的獨立，但是已經晚了。許多歐洲國家軍隊的、自高自大的將軍，都閃耀着金色的制服花邊，戴着軍便帽、軍制帽、蘇格蘭軟制帽，帽子上面都裝飾着鷹和獅子的國徽，紛紛地把他們所率領的、什麼也不明白的憤怒的戰士們，以及裝了彈藥而沒有發射過的大砲和坦克，都雙手奉送給希特勒強盜，成為俘虜和戰利品。

侵略者把這些坦克和大砲印上拖着長尾巴的黑十字，寫上新的號碼，然後就裝上了向東線飛馳的軍用列車。

在人們的身上是不能用漏花板印上新的號碼

和黑十字的，縱然印上，也不能相信他們就算是馴順的奴隸了。

但是也能用些法子來對付人。首先可以恐嚇他們，然後使他們糊塗，欺騙他們；如果把這種工作做得很久，很有系統，那麼也能收到很大效果。不過這個工作並不像所想像的那樣容易。最重要的是消滅人的希望。消滅對解放、對勝利、對和平的希望。要知道一個人即使脖子套上鎖鏈，也不會就變成奴隸。一個人只有失去希望和戰鬥力量的時候，才會變成奴隸。

但是，只要全世界上唯一的蘇聯軍隊，繼續和法西斯匪徒戰鬥的時候，人們心裏的希望就無論如何也不會消滅。

法西斯匪徒每天向洛城的居民證明，說沒有什麼希望了：俄羅斯人被永遠擊潰了，他們再也不能來解放別國的人民了。於是，有許多人開始喪失了最後的希望，要不是有一張破紙片，上面匆匆忙忙畫着幾個字，這幾個字說明了真實的情況，因而才壓倒了許多噸印滿無恥謠言的報紙的話，他們就會完全失去希望也說不定。

那時候有一個非常狡猾的法西斯高級官吏想出了一個辦法。

他說：

“他們不相信咱們的報紙。他們不相信文件。他們不相信咱們的圖片。好吧，咱們叫他們看點東西，逼着他們非相信不可。”

一九四二年春天，一個星期六，天色已經昏暗下來，街上的人比往常要多得多。

古老的教堂上的鐘聲悲哀地噹噹響着。下了班的光學儀器工廠的工人們，在大門口愁眉苦臉地舉起雙手；在他們從工廠放出來到街上去之前，有兩個法西斯偵探搜索他們的口袋。

春天的、開着花的樹的香味在空氣裏飄着，但是人們覺得這種氣味並不舒服，很像是墳墓上的花香。人們聽見一種聲音，都在街上呆住了；這種聲音很像法西斯匪徒侵入城市頭幾天的聲音：那時城裏充滿了從前線逃回來的英國坦克的發動機的令人悲愁的喧鬧聲。

不久，在兩排房子中間出現了一架曳引機，用鏈子拉着一輛砲塔上漆着紅星的、被燒毀的破

坦克。

這個奇怪的行列緩慢地沿街移動着，震得石頭馬路直顫動，震得房子的窗戶咯吱咯吱響。

許多人從大門裏跑出來，在半路上停住，扔下自己的工作，跟着走去。

從對面開來的送牛奶的小汽車、貼着鵝肉醬罐頭廣告的大卡車、軟座小篷車和兜風用的小摩托車，都停在小胡同裏，躲避着這個已經死亡的鋼鐵機器戰士。

坦克拉到廣場上，放在那裏叫大家參觀。圍住坦克的人羣讀着說明，上面說：這輛俄國坦克，是英勇無敵的德國軍隊在莫斯科附近繳獲的。

人羣在一片死一樣的沉默中打量着被燒毀的、傷痕斑斑的坦克，它就像是從另外一個戰爭的世界上開到這個安靜的、似乎很安於自己的淪陷狀態的小城裏來的……

稍微過了一會兒，有一個頭上戴着皺巴巴的沒有帽徽的軍便帽的獨臂人，擠到了第一排。

他在坦克車四周繞了一轉，很注意地把它看了看，突然間說道：

“是的。這輛坦克打得真厲害。”

人們一認出他是一個退伍軍人，就都仔細聽他的話。一個身材高大而肥胖、粉紅臉蛋的男人，悲哀地說道：

“法西斯的力量真可怕，他們把這輛不幸的坦克弄成這樣！”

獨臂人起初不想說話，但是忍不住了。忽然一轉身，用那隻很有力量的獨臂抓住那個人的肩膀，很不客氣地把他推到大砲的砲口處，說道：

“您看見這個嗎？”

人羣開始擁擠到近處來聽退伍軍人的話。大家都看到砲口上用油漆畫着幾條白線，兩條粗線和四條細線。

“好，我看見啦。幾條線，”粉紅臉蛋的人說道，很費力地、小心地竭力把退伍軍人的手從自己肩上推下去！“這些線是表示什麼意思呢？”

“先生，大概你沒有當過兵，是吧？”退伍軍人用一種諷刺的客氣樣子說道，“不然的話就一定應該知道，世界各國的軍隊裏，這種線表示的意義只有一個：消滅敵人的坦克和大砲的數量。